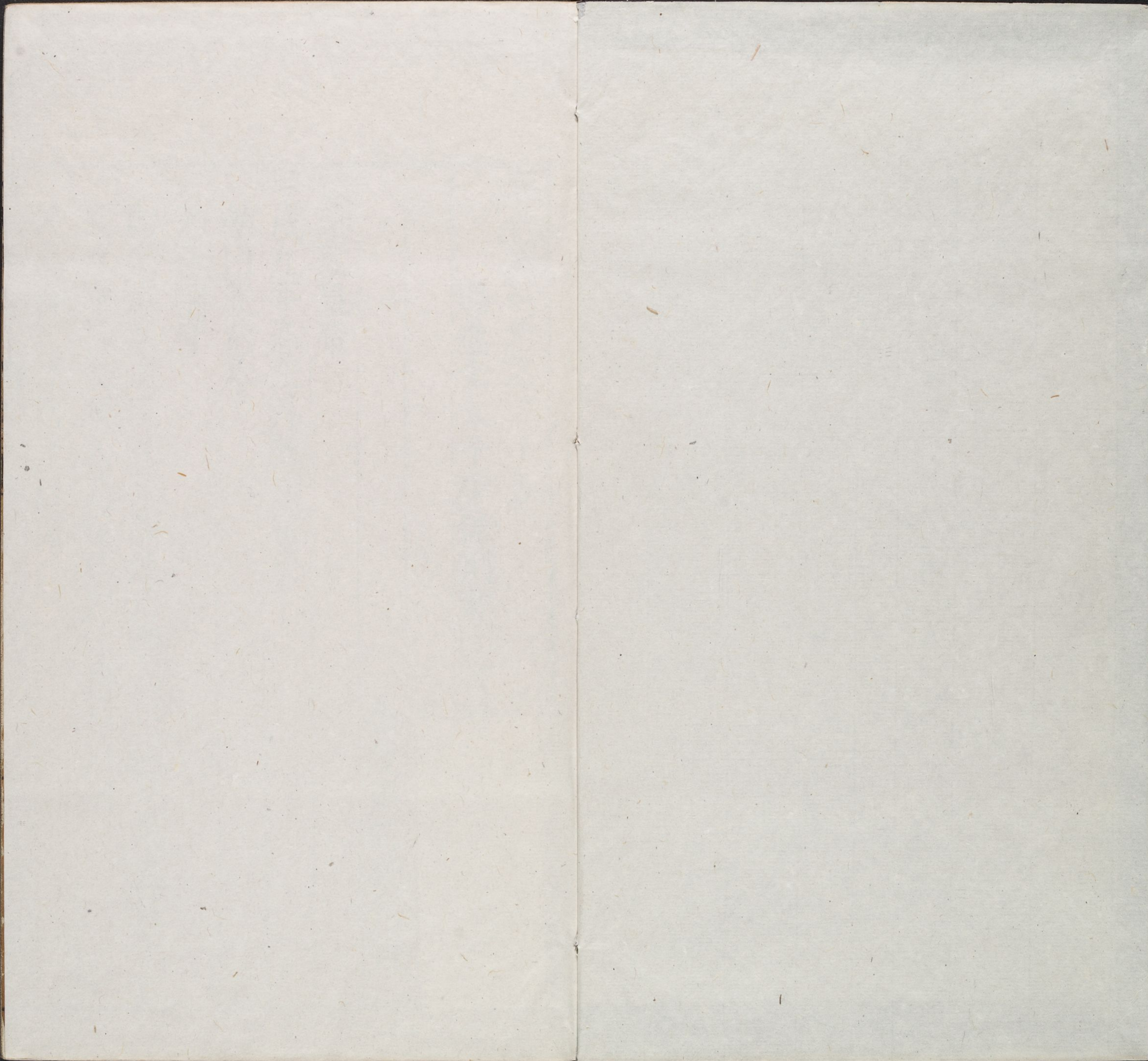


T 4686/4896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五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黃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曰校刊行

武宗毅皇帝

甲戌九年春正月乾清宮災

勅曰朕恭承

天命嗣守

祖宗成業夙夜孜孜圖勉治理乃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災朕心驚惶莫知攸措殆以敬天事神之禮有未能盡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祖宗列聖之法。有未能守。用舍或有未當。刑賞或有未公。征歛太重。有傷民財。工役繁興。有勞民力。讒諛並進。而直言不聞。賄賂公行。而政體乖謬。奸貪弄法。而職業多未能修。撫勦失宜。而盜賊尚未見息。有一於此。皆足以傷和致災。靜言思之。悔悟方切。爾文武群臣。受朕委任。義均休戚。各洗心改過。痛加脩省。事關朕躬。及時政闕失。軍民利病。宜直言無隱。庶俾朕有所脩。以答上天仁愛。譴告之意。故諭○越日復下寬恤之詔曰。朕恭承天命。統治萬民。夙夜孜孜。恪遵祖訓。惟以敬天勤民爲首務。期于民物康阜。天休滋至。顧以晏安易滿。舉措乖方。未合天心。致生災變。五行愆度。千里蜚蝗。隕霜雨雹。

之非時。地震天鳴之迭見。水旱相繼。飢饉荐臻。人民困窮。盜賊充斥。兵馬之調發。騷動遠近。芻粟之轉輸。役及婦人。疲羸餓莩。填委溝壑。戰鬪死亡。身膏草野。勤勞或未盡甄賞。義烈或未盡表揚。邑井蕭條。室廬焚蕩。流者無所寄命。歸者無所安居。加之姦吏舞文。貪官黷貨。優恤之旨。每下。而廢格不行。蠲免之令。屢頒而催科如故。朕處深宮之中。念慮有所未周。見聞有所不及。以致民隱不能上達。恩澤不能下流。官民乖隔。道路怨咨。禍變可虞。上天示警。乃于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復有乾清宮之災。累朝經營。一旦煨燼。望之感額。言之痛心。九廟震驚。兩宮憂切。凡我臣民。罔不疑懼。咎徵所自。實在朕

躬虔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跼蹐敬畏。圖惟自新。復諭令群臣同加脩省。極陳時政。以異消彌禍端。仰答天譴。尤念天之視聽。皆自我民。民心獲安。天意乃順。特稽舊典。用布新恩。以惠下民。固我邦本。將以延宗社萬年無疆之休。○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一謂視朝太遲。其二謂郊祀太慢。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其四謂不宜調邊兵于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皆剴切。時不能行。

總制都御史彭澤討四川群盜平之。○二月帝始微行。○以典誥勅禮部尚書靳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月賜進士唐臯黃初蔡昂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衛軍府護衛屯田。○夏四月內閣費宏致仕。

陸完先為江西按察使。獨為寧王所器重。嘗曰陸先生他日必為公卿。完亦以心附寧王。南昌護衛屯田天順間以事革罷。後賂劉瑾得復。瑾誅復革。至是完為兵部尚書。王酌酒于地曰。全卿為司馬。護衛可復得矣。全卿完字也。自完入內。與王歲時問遺不絕。王問完欲乞復護衛。完答書須以祖訓為言。伶人臧賢者有寵于上。左右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及楊廷和梁儲靳貴陸完輩皆陰結之。以求固寵。臧之媚司鉞犯罪。充南昌衛軍。寧王令鉞教習江西伶人歌樂。因鉞以通于賢。每親書寄賢。輒稱為良之賢契。良之賢字也。及是乞護衛。輦載金

甲代史具 卷三十三
器銀寶藏於臧賢家。分餽諸權要。費宏大言於內閣曰。今寧王以金寶巨萬。打點復護衛。苟聽其所爲。吾江西無噍類矣。陸完知宏必爲梗。乃密謀于錢寧楊廷和。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完於十四日投覆寧王乞護衛疏。有曰。王以典章爲言。事體重大。合會官議。十五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只請楊師傳到閣。諸公不必勞動。廷和趨出。票旨云。旣王奏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管業。費宏不得知。十六日旨出。宏言納重賄者何人也。廷和與完懼宏知其奸狀。會言官交章論護衛不可與。遂共謀去宏。譖宏於上曰。宏私鄉里。取黃初及第。

且曰。乾清宮災。下詔皆宏視草。歸咎朝廷。傳旨以宏致御史余珊劾私其弟費寀。選入翰林。久不認罪。着宏致仕。

六月以孫需爲南京吏部尚書。喬宇爲南京禮部尚書。○秋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加彭澤爲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督甘肅軍務。經畧哈密。

哈密速壇拜牙卽走入土魯番。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遣使遺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我戾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巡撫都御史趙鑑總制都御史鄧璋。以土魯番書聞。且言逆虜所求。

不可允。乞照先年差侍郎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畧。彭澤
陝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學士靳貴同年進士。皆大學士
楊廷和門生。貴丹徒人。兵部尚書陸完長洲人。同鄉。數
人皆無濟時才。而澤尤鹵莽。譎詐。乃共爲黨比。因澤在
四川事完。回京。無缺薦。澤總督甘肅軍務。議曰。番夷挾
求賞幣。不可與。差官經畧不可行。請命彭澤徵調延寧
人馬。外迫番夷。內逐達賊。請勅都督奄克孛刺寫亦虎
仙等共守哈密。又勅赤斤等衛如遇番夷。內侵併力捍
禦。御史張麒上言。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
且澤貫陝西。不宜差本貫公幹。楊廷和怒。換旨斥責。尋
外補麒麟陽知府。後竟黜落。又有給事中王江上言。治

病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不宜並用二人。總統
戎務。亦外補鳳翔知府。澤自四川來。甘州集延寧諸路
兵萬餘。借戶部糧解銀買馬。盜取爲賂。侍郎馮清專供
甘肅軍餉。銀費以百萬計。適土魯番火者。他只丁寇赤
斤。苦峪諸處。殺掠甚慘。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
澤素鹵莽。任情以爲番夷好利。可以利啗。乃故違勅旨。
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通事火信馬馴齎段幣二千。銀
酒器一付。同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滿刺哈三往土魯
番。贖取哈密城印。○彭澤之至甘州也。曾無奇謀深策。
惟思以利啗夷。贖取城印。然則一分守官足任之矣。安
用更差大臣經畧哉。

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通謀寧王。誣奏右布政鄭岳除名。寧王既復護衛。益肆驕橫。擅殺都指揮戴宣。戮辜魏二姓幾千人。盡奪諸附王府民廬。鄭岳先爲按察使。每事執法沮之。素爲寧王所恨。及陞右布政。而李夢陽亦復起爲提學副使。寧王以夢陽有文名。慕之。每以求托詩文交權。既而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因事相訐。奏行總制都御史陳金轉委三司掌印官會勘。岳因與夢陽言語相激。夢陽遂通謀寧王。輒執岳跟隨門子拷掠逼誣岳罪。除名。

冬十一月加吏部尚書楊一清少傅兼太子太傅。

時給事中王昂論劾一清選法不公。詔下謫昂。一清持之。上章自劾。乞留王昂。朝廷不聽。竟謫昂爲休寧縣丞。赴任期月。尋轉應天推官。昂能不避權貴。一清受善納諫。天下兩賢之。僉都御史王雲鳳貽一清書曰。留工昂一疏。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文潞公有此否。然介貶數月。卽復殿中侍御史。今王昂卽不獲還之青瑣。推薦超陞。亦在執事筆端耳。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憾岳正坎壈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身之榮顯可畧。而天下指視之。嚴可畏。一時之快意可畧。而史氏紀載之。公可畏。且用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獎進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

趨富貴利達者。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辭。則乞憐希進之語。未有以直亮之言達于聰聽。以古人功業望執事者。故敢布其愚焉。一清得書。爲之悚然。

十二月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雍泰卒。○命副都御史陶琰總督漕運兼巡撫江北。○整理陝西糧儲戶部侍郎馮清奏改西安延綏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邊。

葉尚書既變中鹽爲輸銀。馮侍郎又改糧芻爲折色。遂致倉場空虛。一遇有警。輒請發內帑。然米珠草桂。糴費數倍。饑莩無救而邊坐困矣。大臣誤國之罪。烏乎追哉。乙亥十年春三月楊廷和憂去。○夏閏四月以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改兵部尚書陸完爲吏部尚

書。戶部尚書王瓊爲兵部尚書。○慶陽伯夏儒卒。

楊一清曰。自古君天下者。據春秋褒紀詩美申伯。繇漢而降。日寢廣博。願使之預政。干紀恃恩而驕。顛敗隨之者比比也。國朝禮遇外戚。雖極貴寵。例不治事。故凡姻婭帝室。皆得善保祿位。不失令名。若慶陽以椒房之恩。榮被顯封。列于五等。賜第命服。可謂盛矣。然能循禮畏法。翼翼小心。子姓臧獲。皆遵約束。不敢恃恩澤爲驕縱。門庭闐然。若慶陽者。不失爲賢矣。

戶科給事中黃重。請久任天下司府州縣官。不報。

戶科給事中黃重上言。邇來法制屢變。天下司府州縣官員到任未久。往往陞擢其間。又因別項事故。去住不

常夫久於其職賢者可以責其成功不肖者難以掩其罪狀今屢更易雖有高世之才年月未久何由積事程功况舊者去而新者代送舊迎新費出小民緣絕簿書弊生姦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地方不寧民生不安皆由於此不報

以楊廉爲南京禮部右侍郎羅欽順爲南京吏部右侍郎○以石瑤爲禮部右侍郎○王鴻儒爲吏部右侍郎○命僉都御史王雲鳳清理兩浙鹽法尋致仕○召總督甘肅軍務右都御史彭澤回掌院事

時哈密衛都督四人奄克孛刺失拜烟答在肅州寫亦虎仙滿刺阿三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馴等納幣

土魯番以寫亦虎仙者馬里本等皆土魯番親族故遣同往喻之曰忠順王不得城印與了小段子兒甚麼希罕我奏朝廷蟒衣膝闌織金段紗羅寶器珍珠都發與你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出嘉峪關十六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魯番未到澤卽奏河西事寧乞休致奉旨彭澤待處置哈密事停當行取回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燕澄者真定人也澤爲真定知府時相善澤因托澄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總統戎務動相掣肘乞取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就降事已寧息土魯番雖欲侵犯肅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憂去澤又陰賄錢寧靳貴陸完等因燕澄之奏

取澤回京。適都察院缺官，掌印薦澤掌之。催就道。方燕澄之奏也。巡按甘肅監察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大開谿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后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靳貴令陸完寢其奏。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鎮守等官各加恩典。時寫亦虎仙等尚在途，未到。土魯番見速壇滿速兒也。陸完改吏部，王瓊代完，乃以馮時雍奏覆請乞留彭澤在甘肅，俟寫亦虎仙等回處置。停當回京。靳貴等從中沮之，竟不可奪。澤憾瓊始此，澤於閏四月取回京。寫亦虎仙等八月內方到。土魯番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初三日方入嘉峪關。

朶顏通小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塞，殺叅將陳乾。○六月命兵部侍郎陳玉提督桂勇爲副總兵，帥師討朶顏。

成化以來，兀良哈雖時通北虜犯邊，然亦未敢大爲寇盜。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邊釁，遂起。正德初，部落旣蕃，陽順陰逆，累肆侵盜。朶顏都督花當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以恐中國，革蘭台者，花當孫也。兀良哈朶顏爲大部。朶顏花當爲貴種，花當長子革列孛羅早歿，其弟把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通小王子部落入馬蘭谷塞，殺叅將陳乾。朝命

侍郎陳玉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貢。且獻馬。贖殺乾罪。又謾言射林孛羅幹兒。諾阿刺忽。且旦夕糾諸部大舉入寇。令小失台呼扯禿等去。我師亦幸無事。遂奏虜退班師。

秋七月浙江左布政使方良永致仕。

時朱寧倚寵黷貨無厭。以鈔二萬擅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兩。方良永上言曰。今四方群盜甫息。瘡痍未濯。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爲災。蠶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不爲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民心傷則邦本搖動。陛下寧不爲之寒心乎。臣惟朱寧藉寵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筭。四方之餽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爲此負恩之賊。伏乞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領鈔銀盡給還民。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言爲然。置之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蠶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於尋常所不料者。陛下於是時悔之晚矣。疏入。朱寧頗懼。乃委過下人。遣衛卒追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恣橫。舉朝無一人敢言者。獨良永亟攻之。寧憾之。不置。良永三上疏乞休。以避其害。友人黃鞏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姦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八月以毛紀爲禮部尚書○虜深入固原平涼殺掠吏民
○冬十月陞河南右布政使孫燧爲副都御史巡撫江西
○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寧下錦衣衛獄謫戍瀋陽
時江西桃源賊亂久寧庶人有逆謀世寧上平賊二策
惟勦與撫今素無定見恩威倒施事多轉展賊益無忌
憚惟舊撫者不勦再叛者不撫新起者必撲滅于微持
此三端官有定守民有定志戢戰興農救傷卹困治安
之效可尋崩解之亂可息不然民窮財盡兵連禍結後
患未涯殷憂方甚又恐江西之患不止盜賊最可憂者
天旱日久千里赤地水泉亦竭田禾無收麥種難下來
歲民饑賑救無備省城被火延燒萬室基地所便盡歸

王府債負所責閭閻破家莊田所逼村落結寨三司官
多被鈐束錢穀刑名奉行府案近者買辦漸行於外府
搔擾遍及於窮鄉臣恐此不善處則良民不得安生聚
爲大盜臣下恐有隱禍多懷貳心禮樂政令漸不自朝
廷出矣寧王懿親多才豈有毫髮過議但內外臣僚輔
導非法自因逆瑾得復護兵以來威勢日盛上下官司
承奉太過伏乞聖明廣集群臣及江西鄉土有識士夫
會議推舉才望服人公忠體國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
臣一人兼任提督巡撫之責假以陳金彭澤之權使其
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激濁揚清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
得便宜其新舊盜賊應撫應勦或先或後悉聽計畫萬

全奏聞區處久困窮民妙選循良曲加撫綏早期休養務使安全更乞溫詔戒諭賢王益崇謙順遠避嫌疑仰遵祖訓止治國內官僚江西藩臬郡縣應有政務尊事朝廷奉持常憲無得交私罔上廢法該府更加嚴取官奄恪守禁例施舍負責惠及貧民莊田基址悉還原業再有稔惡不悛及投充撥置者法司提問如例更乞嚴勅鎮撫以下官欽奉文皇聖旨事例凡遇王府發放事務必須奏准方許奉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地方無意外之虞宗室有磐石之固九重舒南顧之憂疏上宸濠大懼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銳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玠坐世寧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之世寧

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允歸抵家宸濠徧遣兇徒挾上旨捕世寧巡浙御史潘鵬附宸濠盡囚世寧家人索世寧甚急會李承勛為浙按察使匿世寧變姓名間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世寧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戇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啟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後事未可知世寧得出獄謫戍瀋陽

十二月癸丑朔日有食之○以廣東右布政使吳廷舉兼兵備副使撫治廣肇諸府○命右都御史陳金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

丙子十一年春正月陞南京鴻臚卿王守仁為僉都御史

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二月虜入榆林塞。又入宣府。復入宛平。清水社殺掠人畜。○夏四月。安南陳暲弒其主。暲。

正德初。黎誼被篡。國人以黎灝庶子。暲嗣。暲懦弱無為。境內盜起。群下專權。虐政暴征。人不堪命。至是。陳暲及其子昇作亂。殺暲。奸酋莫登庸及其子方瀛結黎義昭等。共推暲弟黎譔。不請封。輒改元光紹。暲父子亦據諒山等府稱王。改元天應。莫登庸妻灝之妻。遂與陳氏分據交地。

五月風霾大旱。○秋七月。致仕大學士李東陽卒。

初。劉瑾欲害楊一清。李東陽力救之。一清深德東陽。至是。東陽病劇。知不起。一清偕同列梁儲等。就邸第問之。

東陽以謚為憂。一清等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即於床上起。頓首曰。荷諸公矣。加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內閣楊一清致仕。○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九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侵肅州。守將芮寧禦之。敗沒。

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靳貴亦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于鑑。鑑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都御史。不候代。輒離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鑑巡撫甘肅。昆為人尤庸劣。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輕狂寡謀。印來。以襍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

滿刺朶思遺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丁。令其送忠順王還哈密。質留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於甘州以制其變。九疇言于昆曰。彭總督當火者他只丁犯赤斤苦峪之時。曲爲撫處。厚加賞賜。被其愚弄。猶模稜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于天地間。昆不能違。亦思馬因等回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闌復來占守哈密。差刺火者等來問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歿。速壇滿速兒又差斬巴思等來。肅州遺番書云。我幾差人去爲和好。徒監責打。如箭射而不得透。九疇以斬巴思等好。細捶歿。滿速兒領兵到沙州。牙木闌來瓜州候斬巴思。不還。遂直犯肅州。總兵

宣文鏞欲自甘州領兵來防禦。九疇以糧乏止之。及是肅州急。九疇令遊擊將軍芮寧參將蔣存禮出兵禦之。番兵鋒甚銳。芮寧全軍敗沒。蔣存禮幾不免。攻破砦堡。殺掠人民甚慘。

冬十月兵科給事中毛憲疏留內閣楊一清不報。

先是一清在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嘗因災異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官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中。弊政日滋。疏入。朱寧等銜之一清。乃謝病乞致仕歸。兵科給事中毛憲上疏留之。謂今天下多事。百姓困乏。四夷交侵。正宜上下一德。高謀治理。在一清當審人臣大義。不宜托疾而求去。在朝廷當惜老成難得。不宜因請而遽

允詔吏部知之。是月毛憲差往湖廣冊封。及還京。復上疏曰。臣奉命往湖廣遼府冊封。見沿途老幼男婦掘食野草。僵卧呻吟。死者枕藉。蓋連遭洪水。田地拋荒。而催徵部使。方且絡繹而至。日加鞭撻。重以採木煩難。遺害非細。伏望垂憫。勅下該部。速行議處。賑濟督徵使臣。暫取回京。採木等項。稍從寬減。更乞罷工作。以息勞費。節賞。資以惠困窮。不報。

十一月以黃珂為工部尚書。○是年東昌同知何塘致仕。塘以經筵進講忤旨。調開州同。陞東昌府同致仕。

丁丑十二年春正月。帝獵於南海子。○三月。賜進士舒芬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王瓊少保。○夏四月。內閣靳貴致仕。辛未春。貴主會試考。言者詆其家人鬻題。是春貴在籍。尋稱疾愈。出典試。益致疑。言官醜詆致仕。

五月。以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六月。已巳朔。日有食之。○陞毛澄為禮部尚書。王鴻儒為吏部

左侍郎。廖紀為吏部右侍郎。顏頤壽為副都御史。○召大學士楊廷和仍入閣辦事。○左都御史彭澤。甘肅兵備副

使陳九疇。並除名。

上魯番之侵肅州也。甘肅兵備副使陳九疇。惶懼。恐哈

密夷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倉卒之際。驅逐出城。夷眾擾亂。都督失拜烟答者。進貢自京回。九疇疑其為變。

捶撻獄繫歿。又疑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皆於賊退後捶歿。斬巴思等皆以爲奸細。捶歿。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亦以爲奸細。拘繫。又以寫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沮。及先年許土魯番段一千五百。勾惹邊患。與失拜烟荅皆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大懼。密謀于內閣梁儲。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舉上請。儲言于吏兵二部曰。須彭濟物一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彌縫。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芮寧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充暨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負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勅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寧勘究。至是奏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前事。大學士毛紀山東人。李昆之姻家。黃臣亦山東人。春出毛紀門下。黃緣徇私。黃臣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無過。乞除其戴罪。令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與趙春勘問。依憑李昆陳九疇原案回奏。一無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疏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學士蔣冕同年。力庇李昆。票旨令兵部會多官議。吏部侍郎王鴻儒者。南陽府人也。少時爲門隸。知府段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舉子業。入學應試。遂中解元。後出仕。因堅以識澤。爲刎頸交。

昭代典則

至是會議。鴻儒托禮部尚書毛澄。戶部尚書石玠。承望內閣風旨。以爲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于國家。專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瓊曰。納幣虜庭。失信夷人。致貽後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而無一人爲李昆庇者。奏上。澤罷免爲民。李昆陳九疇等提付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署印。淹滯半年。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會多官于午門前。覆審彭澤。差寫亦虎仙等往土魯番講和。送與段疋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啟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師。皆無異詞。時楊廷和丁憂方解職。蔣冕毛紀票旨。澤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爲民。黃臣趙春調

外任

秦王請益封壤。不許

秦王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壤。朱寧江彬及宦者張忠輩皆受其賂。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令。禁茲士不得畀藩封。不可聽許。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思念若遂畀地。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上意。怒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蔣冕亦繼引疾。梁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於是上震怒。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草上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

印代典貝 卷三十五 十一
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不惜。但得地宜益謹。毋收歛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

秋七月。陞山東按察司僉事許逵爲江西按察司副使。○巡撫南贛汀漳僉都御史王守仁請提督軍務。許之。是時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府。募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輒與賊通。曲護賊。又江西南昌致仕右都御史李士實以工詩善書。素與宸濠交。權宸濠因以其子爲儀賓。及安福舉人劉養正僞談道學。矯情不仕。頗曉天文兵法。

識緯宸濠賓致深信之。王守仁初見宸濠舉宴時。士實坐在坐宸濠言上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班豈無湯武耶。守仁曰。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復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守仁曰。有伊呂何患無夷齊。於是守仁微知宸濠有逆意矣。乃上疏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宜行事。亦防濠也。兵部尚書王瓊爲地方慮。覆奏准允。給與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守仁隨機撫勦。以故濠反。守仁倉卒得以督率諸兵討賊。

八月。帝幸昌平。至居庸關。監察御史張欽閉關。三上疏諫。帝卽回鑾。○陞廣東左布政使吳廷舉爲副都御史。賑饑。

湖廣○貴州清平苗阿傍阿革等反。命湖貴巡撫都御史秦金鄒文盛合兵討平之。○九月帝幸大同。獵陽和。雨雹星隕。

江彬許泰等皆有寵於上。與上在豹房。同臥起遊戲。而彬寵尤盛。先是屢導上出宮遊戲近郊。至是遂出關外。九月上幸大同。陽和衛城。二十七日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歿者。是夜又有星隕之異。明日駕赴大同。又明日達賊遂以衆圍和陽。轉掠應州而去。○南史科給事中孫懋上疏乞急除姦惡以安宗社。大畧言自古國家信用姦邪。未有不致禍者。都督朱彬以梟雄之資。懷悛邪之志。自緣進用。以後專事從諛。導非。或遊衍驅馳。或聲

色貨利。凡可以蠱惑聖心者。無所不至。去年導陛下幸南海子。幸功德寺。又幸昌平等處。遊樂無節。輕褻至尊。流聞海內。驚駭人聽。今又導陛下出居庸關。既臨宣府。又過大同。以致引惹虜寇深入應州等處。與之交戰。當時使各鎮之兵未集。狂虜之衆沓來。幾何不陷土木之往轍哉。是彬在一日。則爲宗社一日之憂。疏上不省。

江西橫水賊謝志山等。桶崗賊藍天鳳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王守仁檄知府邢珣伍文定等率兵分道進討。平之。○湖廣柳桂賊龔福金劉福興等作亂。巡撫都御史秦金檄副使陳璧叅議黃質等率兵分道進討。平之。○王守仁進討贛州洴頭賊池仲容等。平之。陞副都御史。○十二月封

江彬平虜伯許泰安邊伯昌應州退虜功也○改江南巡撫都御

史王纘撫治鄖陽時聞上欲幸武當諸郡預備供億以萬計有求活虎豹欲以獻者纘悉令罷之

戊寅十三年春正月丙午帝還京○二月慈聖康壽太皇

太后王氏崩○帝復出居庸關遊幸三月還京○夏四月

帝至昌平謁六陵遂獵于密雲

四月朔上以代行太后梓宮將祔葬因親詣天壽山祭

告六陵遂往黃花鎮密雲等處遊幸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帝還京○六月江西大水○秋

七月帝出居庸關歷宣府至大同○虜寇寧夏塞入花馬

池大掠秦隴

正德間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

亦不刺弒阿爾倫逃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刺始

也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未

幾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亦克罕大管五曰好陳察罕

兒曰召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五萬

人卜赤居中屯牧五管環衛之又東有崗留罕哈爾嗔

三部岡留部管三其酋滿會王罕哈部管二其酋可不

郎爾填部管一其酋可都留三部可六萬人居沙漠東

偏與朶顏為隣西有應紹不阿爾禿斯滿官嗔三部應

紹不部管十曰呵速曰哈刺嗔曰舍奴郎曰孛來曰當

刺兒罕曰失保嗔曰叭兒殿曰荒花旦曰奴母嗔曰荅

不乃麻故屬亦不刺亦不刺遁西海去遂分散無幾惟

哈噶一營僅全阿爾禿斯部營七故亦屬亦不刺今從吉囊合爲四營曰哮合斯曰偶甚曰叭合思納曰打郎衆可七萬滿官噶部營八故屬火篩今從俺荅合爲六營曰多羅曰土悶畏吾兒曰兀甚曰叭要曰兀魯曰土吉刺三部衆可四萬吉囊俺荅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諸種中獨強時寇延寧宣大南有哈刺噶哈連二部哈刺噶部營一酋把荅罕奈衆可三萬哈連部營一酋失刺台吉衆可二萬居宣府大同塞外北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爲瓦刺可五萬人並與土魯番爲讎諸虜雖逐水草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許論曰北虜自永樂

犁庭之後百餘年來生聚旣繁侵噬漸近開平興和東勝河套之地皆爲所據自也先火篩之後益輕中國恃其長技往往深入風雨飄忽動輒數萬我軍禦之不過依險劄營以防衝突僅能不亂卽爲萬全視彼驅掠莫敢誰何虜志日驕我氣日奪自未有與之交戰者其零騎出沒雖稍有俘斬亦乘其間隙蓋衆寡之勢殊強弱之形異耳幸彼狼貪鼠竊無有他志計日數程不能持久每一大舉晒肉晾馬頗亦勞費若得不償失卽懊悔無已是以邊境得苟免焉近年以來虜勢轉橫旣連得利心益歆豔而吉囊者復跳梁其間最稱雄黠控弦之士餘二十萬益以中國驅掠逋逃之衆竊知內地虛實

若一旦改慮不爲狗鼠之計則近敵之鎮不免外憂供
餽之擾或生內變誠不知邊事所終矣

八月帝在大同○九月帝在大同○冬十一月帝自偏頭
關渡河西幸榆林○十一月帝在榆林○十二月帝在榆
林

時上日出巡幸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僉欲建儲居
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重賂方謀入寧壘子司香太廟
而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
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鎖矣邪
謀豈可聽徇王瓊亦正色助言之議遂寢

命僉都御史張潤巡撫順天○命右都御史楊旦總督兩
廣軍務兼巡撫

已卯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榆林○二月帝還京○乙酉司
禮監太監蕭敬傳旨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
鎮國公朱壽巡幸南北直隸泰安神州○丙戌傳旨南巡
時上自稱威武大將軍欲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扈行
命內閣草勅楊廷和等上言大學士毛紀爲疏曰此詔
一頒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爲天子
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
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
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或曰此乃陛下假設之詞姑以爲
戲焉耳曰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設爲哉邇者皇上時

出巡遊。久不視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爲言。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奸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亾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起耳。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疏上不省。必欲內閣草勅。屢遣中官促之。於是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諸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故不可。上大怒。手劒立曰。不草勅。齒

此劒。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勅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上亦悟。擲劒而起。不復促草勅。上議以三月壬子警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杭。復自浙江浮漢。登武當。時宸濠久蓄逆謀。江彬朱寧等與宸濠交通。或乘釁而發。人情洶懼。將相大臣多從諛。不敢諫。武選郎中黃鞏曰。上巡遊本起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擅權。無敢斥言彬者。吾不可舍彬爲支語。恐上不悟。乃獨疏六事。其畧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皆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

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爲至急者。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

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喜。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

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以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
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
夫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
下而以公事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
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
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
天子亦有號為獨夫欲與為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為陛
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
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
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
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

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眾州縣騷然至
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
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為何如主也近者
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
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
食天時人事如此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感
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死亡也哉姦雄窺伺待
時而發變生在内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
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
然則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

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恐使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是則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之小人，簞弄威權，貪鬻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

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帥，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尉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況於無本，其何以安。洪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

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具檢出，宣示皇親動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旨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為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置之死。是月己酉，翰林修撰舒芬上疏諫曰：臣等切見大祀後，屢有南巡之旨。今逾月矣，以為公卿臺諫必能勸止。乃者科道等官猶以為言，而陛下此意未已也。夫古帝王所以巡狩者，協律度，同量衡，訪逸老，問疾苦，黜陟幽

明，式序在位，無非事者。是以諸侯畏焉，百姓安焉。近日陛下駕巡西北，六師不攝，四民告病，哀號之聲上徹於天。傳播四方，人心震動。是以今聞南巡衢路之民，莫不逃竄，而有司方以迎奉為名，竭其財力以供萬一群聚。嘯呼為禍不細。且陛下之出，以鎮國公名號，苟所至親王地方，據勛臣之禮以待，則陛下將朝之乎，亦受其朝乎。萬一循名責實，求此悖謬之端，則左右寵倖之人無所矣。由此觀之，則陛下巡狩非古聖帝明王之舉，而幾於秦皇漢武之遊博浪柏谷之禍，不可監哉。事幾著明，非特臣等數人知之中外之人，莫不知也。然大臣知之而不言，小臣言之而未盡，其志非恭順也。蓋以陛下

印什與則 卷三五
之志不可挽矣。天下之事不可爲矣。又以陛下大婚十有五年。而聖嗣未育。故凡一切危亡之迹。不欲爲苦言以救。而聽陛下之自壞也。尚有痛哭泣血。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棋。以除革年間事爲故事也。特左右寵倖者。知術短淺。不能以此言告陛下耳。使陛下得聞此言。雖禁門之外。亦警蹕而出。安肯輕褻而漫遊哉。夫以陛下雄才大畧。前古無比。誅鋤兇邪。私愛莫牽。苟有輔弼爲陛下責難陳善。以擴充之。雖堯舜湯武不難爲者。矧於安宗社計治亂者哉。昔唐郇模乃賤丈夫。宋陳東乃太學生。猶不惜殺身殉國。況臣等俱

法從之臣。且受陛下國士之遇者哉。伏願憐營臣等愚衷。降悔過之詔。絕遊幸之念。日親經筵。修明治政。建立國本。戒飭庶官。以永太平之治。則陛下真樂。豈有過此而復求之汗漫之遊哉。於是各部及行人司。皆懷疏集闕下。吏部尚書陸完沮之曰。無歸惡於上。衆退。是日吏部員外郎夏良勝。禮部員外郎萬潮。太常博士陳九川。明日吏部郎中張衍慶等。刑部陸俸等。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俱連疏入。又有醫士徐鏊。獨疏以醫諫。上遂大怒。乃壬子不果出。癸丑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下錦衣獄。舒芬。張衍慶。陸俸。姜龍。孫鳳等百七人。跪午門外五日。甲寅鞏等六人亦跪午門外。

五日械繫是日工部林大輅等三人大理寺周叙等十人行人司余廷瓚等七人各連䟽入明日俱下獄亦械繫跪五日數日天色陰霾京師震駭公卿被唾罵擲瓦礫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至請命禮部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䟽又有貢諛叅劾屬吏妄言者上怒遂不可解戊午水溢南海子不了橋高四尺鐵柱七根齊折如斬金吾衛指揮張英憤曰是大變故明驗也駕出必不利乃肉袒挾兩囊土數升持諫䟽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卽拔刃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洒土掩血耳殞命獄中是日繫舒芬等一百七人撻午門前各三十䟽首調外任餘奪俸半年四月巳卯繫黃鞏等六人於午門前各撻五十徐鏊邊戍鞏震良勝潮九川俱爲民林大輅周叙余廷瓚俱撻五十降三級調外任餘十七人俱撻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死於撻者員外陸震主事何遵劉枝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刑部照磨劉珏凡十二人也後至嘉靖初禮部主事件瑜上䟽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朝廷大闕失群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隅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

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

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聖皇馭極褒卹忠諱此輩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寢

以王鴻儒為南京戶部尚書○福建福州軍亂

時左右中三衛軍人進貴葉元保等二十餘人因月餉久缺吶喊擁入左布政伍符衙內要將符殺死時符已陞都御史脫走遂將符子伍三及經歷顏玉驛丞梁繼道用繩背綁驅逼軍前行走擇日殺死祭旗進貴等僭稱大總兵等名號餘各分為隊伍鎖閉城門斷絕來往鄉官居民之富者盡行打劫逼要鎮守尚太監銀二萬兩三司等官請致仕尚書林瀚都御史林廷玉等前去賊營撫諭不聽復糾集林銘等盟誓刻期攻打延平等

處進貴等以鎮守府前窄隘移兵開元寺屯駐有軍人姚壽鍾通等率眾赴義擒賊各賊卒不相照惶懼進貴縊死葉元保躲入九仙觀藏匿被軍人張齡等用鎗搜截廟屋頂板跌下就同姚壽綁縛餘黨星散

五月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戒飭寧王宸濠

先是宸濠見武宗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寶萬銳益賂諸奸佞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燒香為名幸事萬一成得自取既而寧府典寶閻順內官陳宣劉良上變告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仗查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徧遺諸權奸佞幾殺順等於是逆

印竹典貝 卷三十三
謀益急。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群盜凌十一閔廿四
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奄畢真
鎮守浙江。約起事為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洞
蠻。是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劉吉萬銳。日夜與宸濠謀。
恐起事以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晏駕。大位未定。乘變
卽起。萬一事成矣。乃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
道。萬里傳報。浹旬往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宸濠旦夕
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備。托禦他寇為名。首城
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建安義鄉者。盜賊淵藪。
割近地開新縣。饒撫二府罷兵備。燧曰。緩急曷倚。奏復
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

相倚角。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
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廣信橫峯青山
諸窰。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
旦起劫兵器。燧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於外府。宸濠亦
知燧意。遲回不敢發。燧見逆謀急。又結中朝諸權倖。恐
變起內外不可測。屢疏密言宸濠必反。盡為宸濠伏途
諸奸所得。卽達上。又為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壁謝
燧不得已乞休。又不允。積憂勞數月。髭髮盡白。十三年
江西大水。宸濠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出沒
鄱陽湖行劫。燧與按察使許逵議。先召兵勦之。三賊遁
沙井去。燧欲捕此三賊。剪羽翼。出不意。自江外掩捕三

賊夜大雨風不克濟。三賊走匿宸濠林墓中。竟不可踪跡。燧大集舟師會城。期勦逸賊。亦以防變。宸濠恐賊獲于已。乃謀去孫燧以息事。復令南昌生徒保舉孝行。挾孫燧并巡按御史王金轉奏。乞朝廷賜勅嘉獎。宸濠差人載金寶於臧賢處。分餽權要。命所差人曰。事在司禮監。汝與蕭敬言。事成卽與陸公言。急去孫燧。別用一都御史來。梁辰可。湯沐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舉。時江彬寵日隆。太監張忠附彬與錢寧有隙。常欲借彬以傾寧。至是孫燧等奏至。忠因奏于上曰。朱寧與臧賢交通。寧王謀爲不軌。爺爺不知乎。奏內稱寧王孝。譏爺不孝也。稱寧王早朝勤政。譏爺爺不朝也。上疑之。寧王

之謀復護衛也。太監張銳亦受其賄。楊廷和爲乘間票旨。今知寧王有反謀。且知上入張忠言。銳乃與楊廷和言。欲復革去護衛以免後患。上知濠差人留京師。令太監韋霽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無愆期者。今故違非制。應治之。於是御史蕭淮上言。近奉勅旨。王人無事不許延留京師。臣有窺陛下微意矣。竊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招納亡命。潛謀不軌。官校交通。積有年矣。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生靈安危。非細故也。宜勅錦衣衛。凡濠黨與。逮繫至京。究治以快人心。前鎮守太監畢真等。首保濠賢行。及諸前後附勢者。宜坐名罷削。布政鄭岳。副使胡壺寧。皆

守正蒙害。宜急起用。庶人知順逆。禍變可弭矣。疏入。忠彬等欲內閣降勅。切責鎮巡。不宜保舉以抑之。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灼等。又復交章。廷和恐禍及。將密計差官勸諭寧王。上護衛自贖。時兵部尚書王瓊在部未散。駙馬崔元令家人王秀趨問曰。適間錦衣衛宣召駙馬。明早赴闕。何事也。瓊曰。不知。及散衙過廷和宅。入問曰。適間宣召崔駙馬何事。廷和佯驚曰。果何事乎。瓊笑曰。先生欺我耶。廷和忸怩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駙馬往諭。事得息。今遣崔公亦此意。此且革其護衛。幸勿泄瓊曰。止此而已乎。曰。然。明旦瓊至左順門。崔元入內見勅。若曰。蕭淮所言。關係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

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還護衛等語。瓊曰。此大事。宜宣諭文武群臣。而後遣。況非密而可密行乎。廷和深恨。不能違。乃留崔元等不行。翌日宣文武百官。諭遣官意。然後行。

加王瓊少保兼太子太師。○六月丙子。宸濠反。巡撫副都御史孫燧。按察副使許達。歿之。

初京師知崔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為必擒。治寧王王府偵卒在京師者。即飛報王。崔駙馬等差時。在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徐華者已到南昌。見王。值王生日。宴鎮巡三司。報曰。崔駙馬等官兼程來矣。不知何事。王大驚。昔日擒荆王時。差太監蕭敬。駙馬蔡震。都

御史戴珊過南昌寧王親見之遂以此來爲擒我也既
罷宴密召劉養正夜議所處養正曰事急矣明早鎮巡
三司官入謝宴可就擒之因而舉事乃夜集劇賊吳十
三凌十一等伏府中待旦卽夜遣人急召士實入宸濠
以所謀告之士實唯唯而已及旦左右帶甲露刃侍衛
者數百人各官入謝拜畢宸濠出立露臺大言曰太后
有密旨召我監國燧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
祚暗移汝獨不知耶燧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
我取南京汝保駕否燧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曰天
亡二日民亡二王宸濠遂縛燧許副使奮起爭曰孫巡
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副使曰汝何言

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且縛且罵賊捶折燧左臂併
許達殺惠民門外時烈日中忽陰曠慘淡城中男女無
不流涕遂執鎮守太監王宏巡按御史王金并公差戶
部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胡濂叅政陳果劉棐叅議許
效廉黃宏僉事賴鳳指揮許金白昂並械鎖于獄僞置
官屬以劉吉涂欽萬銳等爲太監李士實爲太師劉養
正爲國師王春爲尚書凌十一等爲都指揮急走人令
畢真反杭州爲應已而主事馬思聰叅議黃宏皆憤悒
不食而死叅政王綸季敷僉事潘鵬師夔布政梁宸按
察使楊璋副使唐錦俱聽役使其所親婁伯等則四出
收兵

明代典則 卷二十五
宸濠兵攻陷南康九江知府陳霖汪穎及兵備副使曹雷俱棄城走。

宸濠令賊閔廿四吳十三等帥黨五萬餘人奪官民船萬餘艘順流攻南康南康知府陳霖遁走城遂破進攻九江九江知府汪穎及兵備副使曹雷亦遁走九江人開城門納賊兵宸濠令師夔守之。

睿聖獻皇帝崩○秋七月宸濠自率兵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却之。

初宸濠在南昌未出議僭大號改年順德李士實劉養正勸至南京正位然後改元布詔士實遂與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謂武宗以莒滅鄆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

內襍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爲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官於宣府稱爲家裡黷貨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又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又謂旣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爲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爲也乃留宜春王拱櫛典寶萬銳等守南昌僞勅劉吉提督軍務叅政王綸叅贊軍機分諸賊爲五哨一百四十隊宸濠自以妃勝世子登舟欲直取南京經安慶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令軍士鼓譟登城大罵之宸濠怒遂

駐師安慶。戊戌攻城不克。庚子復攻不克。甲辰以天梯攻之。又不克。安慶守益堅。以潘鵬安慶人。令鵬遣家人持書入城諭降。楊銳手斬之。支解其屍。投城下以殉。張文錦卽誅鵬家。賊勢遂怯。

逮太監蕭敬。吏部尚書陸完。錦衣衛都指揮朱寧。下錦衣衛獄。尋釋敬。

言官合詞論蕭敬。秦用盧明。陸完錢寧。臧賢與宸濠交通。皆逮下獄。惟蕭敬罰銀貳萬兩贖免。仍掌司禮監。

提督南贛軍務副都御史王守仁起兵討賊。及宸濠戰于鄱陽湖擒之。

初王守仁欲賀寧王生日。自南贛舟行。道經豐城。豐城知縣顧泌以宸濠反狀奔告守仁。守仁倉卒避禍。遂棄所乘座船。以小舸欲還南贛。觀變行至吉安。時知府伍文定募兵討賊已集。又遣人走約袁州知府徐璉。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各率兵來會。未至。有致仕都御史王懋中迎沮守仁。毋回南贛。卽留吉安。倡義舉事。守仁遂率知府伍文定。徐璉。戴德孺。邢珣。通判談儲。胡堯元。童琦。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大會于樟樹鎮。及奏留復命。御史謝源。伍希儒。紀驗。軍功。宸濠攻安慶不克。士實等勸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猶豫未決。時進賢知縣劉源清已斬

賊黨數百。餘于知縣馬津亦方率兵擒賊。江西人心原非附宸濠者。守仁惟宜分兵截賊歸路。而以大眾徑趨安慶迎敵。以牽制其北上。勢必成擒。緣諸兵皆利南昌城中財物。欲攻南昌。守仁亦以攻南昌易。即可邀功。克復。遂進兵南昌。南昌人競擒賊黨。開門迎候。諸兵佯爲攻城。破之。守仁入城。擒宜春王拱樛。典寶萬銳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寧府宮中眷屬皆自焚。諸兵乘亂大肆屠戮。焚燬搜劫民間金帛。殆盡。宸濠府庫珍玩宝物。爭取無餘。伍文定聞城中兵亂。遂促哨兵先赴追濠。邢珣從之。守仁亦統入城。諸兵急出鄱陽湖。宸濠聞南昌報。卽欲歸援。乃移沅子港分兵二萬。先趨南昌。與我兵遇。

于贛家渡。伍文定邢珣等夾擊之。賊大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鬚爲炮火所燎。乃鼓諸兵殊死戰。奮斬賊首吳十三。賊衆敗走。宸濠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文定諸軍乘風火入寧軍。賊大敗。知縣王冕率兵直前。遂執宸濠。而婁妃遽投水死。宸濠世子大哥及李士實劉養正劉吉王綸等皆就擒。以解守仁。初宸濠反。婁妃嘗泣諫之。不聽。旣坐檻車。哭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悔恨何及。○方宸濠反。息至京。諸大臣驚懼。以爲濠事十成八九。兵部尚書王瓊先爲王守仁奏請提督軍務。茲欲見功。遂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贛。據南昌上。

流旦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時巡撫南直隸都御史李克嗣聞江西變未得寔奏曰待勘報得實另奏兵部尚書王瓊卽入奏會多官議于左順門曰寧王素行不義今倉卒反不足慮急宜降勅令王守仁南贛提兵來湖廣巡撫秦金扼黃州李克嗣守安慶檄江西義士能擒反者封拜侯爵王如釜中之魚安能爲乎更宜遣大將將兵三千直趨南京以奉天討後果如瓊所料

八月帝討宸濠輔臣梁儲蔣冕邊將江彬許泰扈行上初聞宸濠反諸邊將在豹房者各獻擒濠之策太監張忠等亦欲因此邀功上喜親征南遊遂下詔曰宸濠天性克淫自作不靖誣陷郡王淫亂宗女打歿無罪平

人不下千數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脇陷良善毒害忠貞包藏禍心妄窺大位聚集群盜招納亡命私造戰船擅置軍器造謀作孽積有歲年流言日聞朕未遽信前年本府內臣逃京告變近日在京科道交章舉發朕猶念在親誼曲爲保全特遣親臣齋書戒諭宸濠自知罪在不赦使者未及半途先已肆行反逆殺害巡撫囚禁守臣分遣賊徒四散流劫占據官府縱放獄囚攻圍城池燒毀郡縣搜劫印信搶奪運船南京各處守臣連日飛章奏報具有實跡反狀甚明爰下大廷會官集議僉謂宸濠悖逆天道得罪祖宗古今大惡朕不敢赦祇告天地宗廟革其封爵削其屬籍親統六師正名討罪

所代典具
詔未下。我兵已擒宸濠。上已出師駐蹕良鄉。而守仁捷奏方至。上令遣回。待至南京。另奏。

九月帝至南京。命太監張忠安邊。伯朱泰。左都督朱暉。帥師江西。勦捕宸濠餘黨。

上至南京。王守仁發南昌。將獻俘闕下。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迎至廣信。守仁不聽。乘夜過玉山。張永已候于杭州。守仁至杭。謂永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脇從。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群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

爲群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群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守仁信其無他。以濠付之張忠朱泰朱暉等。領京邊官軍萬餘人。在南昌。勦捕宸濠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爲飛語。北軍曉夜呼守仁名。嫚罵。或衝導啟釁。守仁一不爲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冬至將近。務哭奠如禮。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勿令受。守仁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

犯之。會冬至。又新經濠亂。家家上墳。哭亡。酹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忠泰自居所長較射教場中。江西官軍射多不中。忠泰乃強守仁。守仁不得已。勉應之。忠泰含笑。守仁連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同聲喝彩。遠近嘖嘖。忠泰大不樂而罷。且曰。我軍皆附于彼。奈何。遂班師。泰即許泰暉。即劉暉。皆係邊將。賜姓朱。命都御史王守仁巡撫江西。陸吉安知府。伍文定爲江西按察使。贛州知府邢珣爲右叅政。○冬十月。帝在南京。○禁民養豕及宰殺。

時以俗呼豕爲猪。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故禁約人民不許養豕。及易賣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分永遠充軍。遠

近流傳。旬日之間。各處城市鄉村居民。所養猪口。盡行減價賤售。小猪埋棄。一時駭異。

十一月。帝在南京。○十二月。帝在南京。○以鄧璋爲南京戶部尚書。

庚辰十五年春正月。帝在南京。

上在南京。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時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扈從。彬恃恩。跋扈傲狠。無人臣禮。下視公卿。潛懷不軌。時山西喬宇爲南京兵部尚書。獨任留守機務。諸司皆倚之爲重。宇持正而鎮之。以靜。每事稍裁抑之。彬亦敬憚。不敢甚肆。一日。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

督府遣人來謀于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取，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乃以宇言拒之。竟寢。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為，日數十通。宇每得旨，必請回奏。彬計遂不行。

彗星見。○二月命禮部會試天下舉人。取張治等三百五十八人。上南巡未廷試。○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帝在南京。

楊廷和毛紀疏請回鑾，謂大祀之禮行於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禘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為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

制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事務久稽，致生他虞。不報。

夏四月帝在南京。○五月帝在南京。江西大水。○六月帝在南京。○秋七月帝在南京。○八月帝在南京。

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遊蘇杭泛江浙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梁儲蔣冕自執章奏懇請回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未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且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日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閏八月帝至鎮江幸楊一清宅。○又幸靳貴宅。

九月群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畧前奏入諸人名于疏內上之始議北旋。

冬十月帝班師還。○調兵部尚書王瓊爲吏部尚書。○禮部主事鄭善夫上改曆元事宜。

鄭善夫奏爲歲差事。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

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士鮮克能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歷驗千歲年至元授時曆以爲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于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

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期必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爲朧朧。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爲月體所掩而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旣。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旣。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旣。其時刻分秒

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朧朧。皆不合原筭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筭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皆爲筭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筭法旣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筭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况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

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

十二月帝至通州。宸濠及其逆黨拱樛等並伏誅。○起胡世寧爲湖廣按察使。尋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辛巳十六年春正月。帝還京。○起費宏以少保戶部尚書。仍置文淵閣。○以石琚爲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羅欽順爲吏部左侍郎。○二月浚白茅河。○三月上不豫。

上寢疾豹房。行人張岳上疏曰。臣謹按古禮。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故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至于侍膳。問安。朝夕在側。一如人子之節。蓋君臣一體。義理當然。亦所以鎮定危疑。預備非常。其所關

係甚爲不小也。近日聖躬偶感風疾。暫免朝參數日。陛下稟氣完厚。宣節得宜。偶爾感冒。豈足過慮。如臣所言。則以爲自古臣子愛君體國之誠。及國家防微杜漸之道。自當如此耳。今自免朝之後。群臣不聞親候。玉色嘗奉藥膳。止於闕門備禮。一疏恭問起居。揆諸人子事親之義。臣愚深有未安也。伏望陛下仰思宗社重計。俯念臣子至情。每日許內閣大臣一員。府部院寺大臣各一員。經筵科道官各一員。朝夕詣寢所候問。凡諸藥餌。令其先嘗。然後進御。及是日內侍左右何人。太醫院何官。制何藥。依何方。該日官備細開寫揭帖。送內閣收照。至聖躬平復視朝。仍以逐日開過揭帖。具本奏聞。陛下起

居之詳。既得漸聞于外。人情自無疑慮。且由中及外。關節脈絡。通透明白。了無瑕疵。亦可以備意外不測之變。臣深思人情禮法。參酌古今事勢。必如此然後可安。自古豈有人主寢疾。不與大臣相接。獨與內侍數人共之。而可以迓和平之福者哉。伏惟陛下不以臣言為妄。特賜施行。則宗社幸甚。

丙寅帝崩於豹房

上無嗣。慈壽皇太后定議。迎取今上。入繼大統。為武宗皇帝遺詔曰。朕以菲薄。紹承祖宗丕業。十有七年矣。圖治惟勤。化理未洽。深惟有孤先帝付托。今忽遭疾。彌留殆弗能興。夫死生常理。古今所不免。惟在繼統得人。宗

社生民有賴。吾雖棄世。亦復奚憾焉。皇考孝宗敬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厚。聰明仁孝。德器夙成。倫序當立。已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告于宗廟。請于慈壽皇太后。與內外文武群臣。合謀同辭。即日遣官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內外文武群臣。其協心輔理。凡一應事務。率依祖宗舊制。用副予志。

丁卯遣司禮監太監常霖。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毛澄。奉詔諭金符。趨安陸迎世宗皇帝。○江彬伏誅。

武宗崩。皇太后秘未發喪。既定議。嗣統遂以武宗命。召江彬入。彬偶不在武宗左右。不知武宗崩。并其子入。併執之。皇太后下制。暴彬罪惡。厚賞彬所部諸邊卒。散遣

歸鎮下彬錦衣獄論罪磔于市詔籍沒彬及錢寧家產

彬黃金七十櫃每櫃一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每櫃二千兩金銀襍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湯鍋四百餘箇餘物不可勝計錢寧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九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并首飾五百二十扛三箱珠二櫃全銀臺盞四百二十副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百石段匹三千六百扛餘物不可勝計

陸完秦用並發戍

時錢寧盧明臧賢並死獄中陸完秦用本與寧王交通以內閣楊廷和曲庇得充軍又御史王鈞劾太監魏彬與江彬姻親近居肘腋宜早捕治廷和力庇之謬以王導大義減親庇彬稟旨仍令在司禮監管事如故

夏四月癸未世宗皇帝車駕發安陸○癸卯車駕至京城外行殿是日即位

